

世经述评

陈希蒙

德国投资外流趋势难遏

2022年从德国净外流的外国直接投资创下“有史以来最高值”。专家认为,这些数据应被理解为一个警告信号,表明德国正在失去吸引力。该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国已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德国资金外流创纪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能源价格高企、技术工人短缺以及美国颁布法律大幅吸引投资等是主要原因。对德国工业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投资逃离的趋势可能会持续存在。



2022年

净外流外国直接投资 1250亿欧元
创“有史以来最高值”

其中,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超 1350亿欧元

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 105亿欧元

6月

通胀率为6.4%

其中

13.7%

食品价格
环比上涨

3.0%

能源价格
环比上涨

从1950年到2021年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 10% 上升到 22%

六分之一的职业存在专业人才短缺问题

图为列车在德国柏林市区行驶。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7月4日举行,各方持续深入交流,力争释放成员国间合作潜力。

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际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沙夫卡特·阿林别科夫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数字互联是上海合作组织最重要的互动领域之一,数字化已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实现经济互联互通的强大动力。

数字化成为各国共识

阿林别科夫表示,如今,在全球互联网用户中,有44%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有鉴于此,优先发展电子政务、数字经济、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政策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比较普及。

上合组织的数字化进程可以追溯到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电子商务工作组的成立。2006年6月的北京峰会概述了信息技术在经济、贸易、投资、电信、国家安全和文化等领域的重要作用;2009年,统一电子签名系统的诞生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2010年,上合组织在线交易投资平台上线;2017年,上合组织电子商务产业行业协会成立。

以高科技为重点,《上合组织数字化和信息技术领域合作构想》于2019年通过,凸显了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2020年,各国元首通过了关于贸易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安全、打击网络攻击等领域协调与合作的公报,区域数字经济发展首次被列入重要任务清单。

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

阿林别科夫指出,为加速上合组织经济互联互通和数字化发展,各成员国相继制定了国家数字化规划、方案和理念,例如“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印度”“俄罗斯数字经济”“数字哈萨克斯坦”“数字乌兹别克斯坦”等。

得益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数字化领域采取的举措和正在进行的改革,这些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国际指数均明显增长。例如,在联合国“2022年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评级中,哈萨克斯坦在19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8位,俄罗斯排名第42位,中国排名第43位。根据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位,印度排名第40位,俄罗斯排名第47位,伊朗排名第53位,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82位。

数字技术助力互联互通

阿林别科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高度认可和支持上合组织内部提高互联互通水平。

在2022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耶夫发言称:“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潜力,同时考虑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互补的优势。我们建议,以启动上合组织新对话为基础,加快构建产业技术合作共同空间。”

米尔济耶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支持建设中吉乌铁路以及连通中亚、南亚的铁尔梅兹—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铁路,通过有效拓展上合组织内部的交通线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互联互通。

为充分释放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互联互通和数字化潜力,撒马尔罕峰会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互联互通和建立高效交通走廊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部门数字素养发展合作纲要》《2023—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贸易发展联合行动计划》等。

阿林别科夫认为,互联互通项目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对世界领先级别数字技术的应用。上合组织成员国数字化水平应与时俱进,同时应用在成员国的交往与互联互通合作中。上合组织的数字化发展将推动组织内具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进一步走实走深。

本版编辑 韩叙 孙昌岳 美编 倪梦婷

近日,德国经济研究所(IW)发布研究报告称,2022年从德国净外流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高达1250亿欧元,位列报告关注的46个国家之首。这也是德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出“有史以来最高值”。对此,有专家表示,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国已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

报告指出,去年德国吸引商业投资的能力出现“惊人”下降,流出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1350亿欧元,而流入的投资只有105亿欧元。

从趋势上看,自2014年至2018年,德国资本净流出有所减弱,但2019年以来走势再次逆转。同时,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大幅下降,去年从790亿欧元降至130亿欧元。

该研究所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鲁什表示:“这些数据应被理解为一个警告信号,表明该地区正在失去吸引力,人口结构或高能源价格正在影响德国。”

有专家分析称,德国资金外流创纪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能源价格高企、技术工人短缺以及美国颁布法律大幅吸引投资等是主要原因。

一是能源价格高涨给德国企业造成了极大负担。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6月通胀率为6.4%,在连续3个月环比下降后再度回升。具体来看,食品价格仍是6月通胀率上升的最主要驱动因素,环比上涨13.7%。而6月能源价格的涨幅要低于去年的平均水平,环比上涨3.0%。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欧洲期货市场上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均已明显低于2022年年底的水平。然而,自6月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涨幅超过30%,创下自去年夏天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近来俄乌冲突升级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再次推高天然气价格。

德媒6月初曾报道称,德国的天然气储存设施填充水平再次达到75%,比法律规定时间提前了3个月。据称,得益于2022年到2023年相对温和的冬季。

尽管如此,德国工商大会(DIHK)在其5月发布的《2023夏季经济调查报告》中表示,“德国能源供应情况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考虑到下一个冬天时”。可见,尽管欧洲能源价格已显著低于俄乌冲突爆发时的水平,但由于尚不能确定未来的能源供应情况,德国企业至今仍将面临能源价格最大的经营风险。

二是技术工人短缺加剧了德国企业竞争力下滑。据德国工商大会称,专业人才短缺已成为德国所有企业的第二大经营风险。德国联邦统计局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50年到2021年,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已从10%上升到22%。这一比例显示出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剧,缺乏合格雇员将成为未来企业的主要结构性挑战之一。

此外,德国联邦就业局近期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德国六分之一的职业都

存在专业人才短缺问题。根据该项分析,在去年评估的1200种职业中,有200种职业均出现人才短缺。该机构表示,这一数据比去年增加了52种,意味着德国人才短缺职业数量创新高。分领域来看,专业人才短缺主要集中在医院护理、专业司机、医疗助理、建筑和工匠行业、儿童保育、机动车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为缓解日益严峻的专业技术及劳动力短缺问题,德国政府试图通过修改移民法来吸引更多外国工人。6月23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移民法改革法案,旨在鼓励更多欧盟以外技术劳工到德国工作,为欧盟以外国家的求职者提供新机会。然而,持反对意见的德国联盟党指出,新法案无助于解决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官僚主义才是吸引高技能工人的最大障碍。

三是美国颁布《通胀削减法案》吸引大量德国投资流向美国。2023年1月1日,美国政府颁布的《通胀削减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提供的巨额补贴吸引了全球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各行业企业赴美投资,加速了德国投资外流。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投资策略师约瑟夫·昆兰表示,《通胀削减法案》将推动美国“制造业超级周期”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外国的直接投资。

受益于该投资热潮的美国乔治亚州经济发展局专员帕特·威尔逊也持类似观点:“看看欧洲的能源价格和通胀水平,现在的美国市场相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最佳投资选择。”威尔逊称,其近期曾到德国访问,“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企业家都希望在美国扩大投资”。

据德媒报道,自2022年秋季以来,已有6家德国公司宣布将在美国投资新项

目。其中航运公司赫伯罗特投资1800万美元建设新的北美总部,制药公司勃林格殷格翰投资5700万美元建设研究中心,有色金属供应商奥鲁斯投资3.4亿美元建设新的金属回收工厂。

对于未来德国投资外流的趋势是否将继续加剧,管理咨询公司霍瓦特对德国工业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投资逃离的趋势可能会持续存在,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内减少在西欧和南欧的员工数量,并在印度、北美和中国增加员工。

埃森莱因-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RWI)经济学家托斯滕·施密特表示,直接投资的流出是否会持续下去,未来将持续多久,目前还不清楚。投资流入通常会遵循一定的周期,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再次上升。但他明确表示,德国最近的投资流入确实“明显疲软”。

第十一届世界和平论坛聚焦“求共识、促合作、稳秩序、护和平”——

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本报记者 孙亚军

▷ 多边主义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使大家为了共同的安全和发展理念走向合作与团结。

▷ 尽管目前经济全球化动力有所弱化,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依然相互依存。修补经济全球化的裂痕需要寻求全球治理改革,以打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 区域合作应该是包容开放的,区域安全和发展有赖于区域机构的合作。

当前,全球性问题加剧、局部冲突频发,不稳定、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如何在变乱交织、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谋求共识、促进合作成为共同的国际关切。

7月1日至7月3日,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举行,今年论坛主题为“求共识、促合作、稳秩序、护和平”。与会嘉宾表示,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与发展仍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

坚持多边主义机制

当今世界正面临多种风险挑战,多边主义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前秘书伊戈尔·伊万诺夫指出,多边主义是一种促进国

际关系更加开放透明的机制,是众多不同利益诉求的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建立信任的方式,能够促使大家为了共同的安全和发展理念走向合作与团结。“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所有国家应该携起手来构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这种关系应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各方共同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伊戈尔·伊万诺夫说。

“切断世界的联系已变得不切实际,试图在国家之间再次竖起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不合时宜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表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是新的保护主义,例如遏制新兴国家发展。而完善国际治理是共同繁荣的基础,应该不断完善现有机构,创建更有效、更有弹性、具有多边主义形式的新机构。一些多边主义平台,包括新开发银行、区域性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对于促进更加平

衡和包容的金融新秩序、践行多边主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1世纪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应该建立在多边主义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因为这是唯一确保各国利益和未来国家关系结构的可预测和稳定的方法。”伊戈尔·伊万诺夫说。

修补经济全球化裂痕

“当前,多重因素交织叠加,不安全和不稳定已成为常态。”在“构建中的国际新秩序”首场大会上,迪尔玛·罗塞夫用“裂痕”来形容当前的国际局势。她表示,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刻,面临着通胀、债务等诸多问题的影响,而“脱钩”和“去风险”不仅削弱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关系,更是一种阻止国际舞台新参与者崛起的政治武器。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主席克里夫·库普昌(Cliff Kupchan)认为,美国推行“小院高墙”,严格管制出口,中美关系由此不断恶化,迫使其他国家在美国和中国的生态体系中选择,美中“脱钩”将给美国带来很大的经济成本,消费者也会付出代价。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中国地区总部代表洪彰杓表示,随着全球经济交流合作重新步入正轨,全球经济在逐步复苏。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一系列冲击干扰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威胁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以半导体产业为例,随着半导体技术竞争日益激烈,各国更关注半导体技术“自立”,半导体产业以本国为核心的供应链重组趋势正逐步扩大。

中美关系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在

“经济安全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平衡”分论坛现场提问环节,在提出的11个问题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围绕中美关系展开的,涵盖科技、贸易等领域。

“中美之间需要找到经济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平衡点,双方仍然有合作的基础,关键是寻求双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克里夫·库普昌说。

迪尔玛·罗塞夫认为,尽管目前经济全球化动力有所弱化,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依然相互依存。“修补经济全球化的裂痕需要寻求全球治理改革,打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必要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寻求共识,让所有国家都能从全球创造的财富中获益。”

促进区域合作发展

区域安全和发展有赖于区域机构的合作。“在区域合作中,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过去五六十年间有力维护了东南亚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让我们能够把时间、精力和资源放在经济发展上。”印度尼西亚前外长哈桑·维拉尤达说,如果没有区域合作团结的基础,就难以保持区域的繁荣和发展,而区域组织有利于当地的稳定,为持续的发展和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韩国前外交与国家事务总统特别顾问文正仁指出,当前的“区域合作排他主义”“价值观引领外交”等倾向令人担忧。区域合作应该是包容开放的,如果区域合作基于价值原则,就很难真正走向合作。面向未来,应该建立健全开放、包容和合作共赢的规则,构建命运共同体;避免排他的小集团,支持多元思想,允许不同想法共存。

外交学院院长王帆表示,区域安全合作不能被外交和政治所裹挟,世界也不能被权力逻辑所主导。联盟机制在解决地区安全秩序中,不是一个有效的、普世的、连贯的机制。“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安全合作,形成一个包容、稳定、连贯、可持续的地区发展机制。地区的共同安全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必须是普惠的,而不是独享的,各国必须在安全机制中享有共同的安全权利。”王帆说。